



師恩浩蕩

陰陽人

賴芳伶老師

從小就聽過「陰陽人」這個字眼，不過並不很清楚到底指的是什麼。印象中彷彿住家不遠處有一個鄰居，大約中年模樣，經常穿著白底褐條紋的寬鬆襯衫，下半身是及膝淺色短褲，腳上一雙膠底白布鞋，走路外八速度很快，不時彈著手上的煙灰，表情淡漠，偶而微露金牙。在那個封閉的年代裡，這些都被當成是男性的特徵，只是滿頭捲燙過的黑髮，仍然讓當時年幼的我，感到納悶、恐懼。雖然類似的裝扮今天看起來並不稀奇，不過，怎麼看還是和一般蓄長髮或捲髮的男生有別，總之，一種很特異的氣質。

這種說不上來的感覺，約莫同時期，我也在同班的一位女同學身上敏感地聞嗅到。其實，她和別的女生一樣留齊耳的學生頭，穿白衣黑裙的制服來上課。不知為何，每次和她講話，我的女生意識就特別彰顯起來，諸如略略的侷促不安、羞赧；等等的反應，到現在幾乎還忘不了她忽然掠過的詭譎眼神和笑意。她常常逗弄大家，讓我們其他的女生不自覺地尖聲叫嚷、扭捏做作，不乾不脆的計較一些芝麻蒜皮。相對地，她總表現出一副爽快俐落，絕不撒

嬌的作風，真叫我佩服。有時甚至錯覺她穿裙子怪怪的，到冬天換季穿長褲，居然看著順眼極了。與眾不同的還有，她的頭髮全往後梳，光溜服貼，半絲不苟，不像我們這夥女生，一天到晚對鏡撥撥弄弄。

這些青澀年代的記憶當然早已沉澱，塵封。而近些年來斷續得知有什麼「紅頂藝人」、「第三性公關」：之類的行業，好像隱約觸動了心裡的某個角落。我總認為這不是解嚴後的台灣社會，相應的複雜效應罷了，在全球性的強調弱勢、邊緣的潮流下，許多原有但隱蔽的人性面向，當然也較有機會攤開。近日無意中讀到媒體社會版上一則極聳動的新聞，令我不安許久。搶眼的主標題是這樣下的：

役男體檢搔首弄姿 考倒醫官

副標題則是「國軍遺族打扮女性化 隆乳未變性 複檢不過關 難逃當兵」。配合報導內容，旁邊附上當事人一槓花枝招展的女裝照片，想是報社為收圖文並茂之效。我不

曉得別的讀者看了，是一笑置之，或同情諒解，還是拿來作為茶餘飯後的談助？其中有一段敘述是這樣的：當「醫官發現這名身裁曼妙的役男，言談舉止完全女性化，胸部也與一般女性無異，下體男性生殖器官還在，醫官對於這個個例相當頭疼：昨日上午，一襲金色長髮的×某，在六十多歲的祖母陪同下，穿著T恤輕便服裝，前往複檢，醫師對這個不男不女的個案詳加檢查，發現他雖然擁有女人的胸部，但男性的『命根子』還在，可以具體確認他的性別仍是男性，依規定仍有服役的義務：」。。

必須承認，讀了上述引文後的我，是不太舒服的。雖然我不認識×某和他的祖母，然而這樣的圖文報導卻使我忽然想到：如果我是當事人或他的祖母、母親、父親：，我會怎樣？當我的確切年齡、設籍和真實姓名都被毫不隱密地刊登出來，尤其是記者使用了自以為幽默的調侃語氣時。

我曾在書上讀到，早在七十多年前，丹麥藝術家Einar Wagner (1880?~1931) 於結婚後才逐漸發覺自己體內的女性傾向，千辛萬苦作了變性手術，取得妻子的諒解離婚，再與另一個愛他的男子成婚。丹麥王為此慎重其事地，頒給他女子的身份證。Wagner的朋友Niels Hoyer把這件事寫進「Man into Woman」裡頭，書上提到，Wagner在找不到

醫生使他實現女子的願望時，曾經難過沮喪到計劃自殺，那時他已經四十多歲了。後來他變性成功，卻因為再一次想要生育的手術，而死於心臟病上。

W. Haepe 研究生物百態時曾說，世間並沒有純粹雄的或雌的生物，一切都具有一個主要的和退縮的性，其兩性同樣的二形在外。亦即兩性的區分，本來就不是絕對，宇宙萬象中，雌雄同體的例子所在多有。即使就人類來說確實稀罕，但這也是屬於病理和心理需要診療的個案。這種情形，在古代多把它看成妖異，非去之而不快，我們可以從許多筆記小說或類書中查到。如果自詡文明開化的今天，我們的社會，仍把它當成娛樂或歧視的對象，恐怕是很值得深思檢討的問題。